

新撰諸子鈔

全

特261

2P3



始



特 261
293

大阪高等學校教授
文學博士

秋月胤繼編

新撰諸子鈔



東京 白林社

新撰諸子鈔目次

孫子

始計

..... 二

作戰

..... 三

謀攻

..... 五

軍形

..... 七

兵勢

..... 八

虛實

..... 一〇

墨子

兼愛上

..... 一三

兼愛下

..... 一五

莊子

逍遙遊 內篇 二七

齊物論 內篇 三三

養生主 內篇 四六

秋水 外篇 四八

荀子

勸學 六〇

性惡 六七

韓非子

主道 八一

有度 八四

孤憤 九〇

說難 九六

和氏 一〇一

喻老節錄 一〇四

說林上節錄 一〇七

外儲說左上節錄 一一〇

難一節錄 一一四

難二節錄 一二三

難勢 一二六

五蠹 一三三

顯學 一四八

新撰諸子鈔目次終

新撰諸子鈔

孫子

史記列傳曰：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也。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也。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則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

標註引用書
孫子提要
孫子十家註

傳曰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
國之存亡人之
死生皆由於兵
故須審察也
情實也以七計
算彼我之軍情
而知勝負
時制者時日支
干孤虛旺相之
屬制其宜
部曲有制分官
有道費用有主
也
留留而任之也
去去而不用也

始計
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
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始計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執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

七計利在我將
聽吾計則更為
兵勢以佐助其
事於外也
兵無常形以講
詐為道

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輛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

馳車戰車革車
輜車

不待再驗。藉徵兵。是不再籍也。行載糧。越境因糧於敵。歸載糧。是不三載也。用兵甲器械也。四井為邑。四邑為丘。百姓之財竭於外。則丘役之賦。歛於內。以足用。去喪也。利者。土地人民器械糧食。凡得而為利者也。貨者。金幣寶賄。凡與而悅眾者也。

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弓。戟楯予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芘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貸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

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謀攻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繫轆。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

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輜。輜。四輪車也。上蒙以皮。下容數十人。使木石不能傷。以攻城者。器械。飛樓。雲梯。車弩。拋車之屬也。距堙。與敵相拒守。築土山。附城。使可登焉。

逃一作守。

一本作軍之所
以患於君者三
君自御之弊其
一患
置監軍同政之
弊其二患
將非其人同任
之弊其三患
自亂我軍引敵
之弊

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糜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

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軍形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

九地言深而不可知。九天言高而不可測。蓋守備密而攻取迅也。

勝於易勝。制敵之幾微也。

度。度地之遠近廣狹險易死生也。
量。量兵力也。稱。與敵稱校也。二十四銖為一兩。二十兩為一鎰。

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兵勢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

部曲為分。什伍為數。旌旗曰形。金鼓曰名。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

節。節。量其機也。險。謂不可遏止。短。謂不失機。

數。上文所謂分數也。本者。勢節也。言動敵以利。就吾之勢節也。不責於人。之人。謂其戰人。之人。謂士卒。擇人之人。謂聽善計而用之者。

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鷲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致人者令敵來就我。我當蓄力待之。以佚乘其勞也。

虛實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

敵妙難窺。神變難測。

乖其所之。設疑形。與敵所思反也。

知戰之地。知戰之日。是致人者。不知戰地。不知戰日。是致於人者。

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鬪。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

不復不復前謀也。因敵故不復。因敵形而變化。應之無窮。

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閒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墨子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曰。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兼愛上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

標註引用書
墨子問話
墨子考

當讀爲管管試也。

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

物亦事也。言天下之亂事畢盡於此。

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猶有盜賊乎。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下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

與如也。

若此也下做之。

藉假設之詞。

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別非也。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水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

由同猶。

鄉鄰字省文。義也。

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己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

若此也。方猶道也。

宰疑當作舉。動舉與動作義同。為之股肱者。盡勉強相為動作。有道者亦遂以爲教。誨衆人也。肆力也。動也。言勳力相教誨。唯母之毋語詞。若此也。

嘗試兩之而進。說其義。設懸擬之辭。設爲有二士於此。而使之各執一說。

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興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爲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持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母以兼爲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設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

之此也。當讀爲嘗。嘗試也。

嬰加也。

古人稱父母爲親戚。

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胄。將往戰。死生之機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擇之家室。將惡從也。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友。是乎。於別之友。是乎。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友。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卽取兼。

費與拂通。

意讀如抑下做之。

秦一本作大甚也。

即此言行費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姑嘗兩而進之。設以為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若為吾身此秦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為其身。然後可以為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君

直唯也。

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以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

乍。古典作通。

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也。若發語詞。

周禮大祝六祈六曰說此下文亦云以祀說於上帝鬼神然則說禮殷時已有之。

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孟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封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取法焉。且不唯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土。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

既低通。若此也。吾言之。吾字恐衍也。反語。正與政同。

意讀如抑。下文亦然。

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祀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禹誓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

說兼愛之說

愛利上當有以字

之交孝子者此交兼孝子也

遇恩通

大雅抑寫

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為遇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為難而不可為邪嘗有難此而可為者昔荆靈王好小要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

鄉向通

顛動也言其驚畏

苴粗通大布粗布且其粗

垣而後行故約食為甚難為也然衆為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勾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者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不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故焚身為甚難為也然衆為而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上也昔日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為甚難為也然衆為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為也然衆為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

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故君子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說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當若者也。

莊子

史記列傳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泔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函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

逍遙遊 內篇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

標註引用書

莊子
莊子因

冥海也。取其冥
冥無涯也。
怒猶奮也。海運。

海氣動也。海運則颶風大作。齊諧書名。又人名。

扶搖反。颶也。

舉天地間至小

者。以比大鵬。言

至微者。固藉天

地之氣以遊。雖

鵬之大。亦必待

天地之吹。而後

能徙。則自天地

視之。大鵬亦如

野馬塵埃之小

耳。

培。倍也。背也。

天。折。闕。塞也。

槍。突。控。投也。

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

髮末也。

羊角反。躍也。

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

數數然謂不可多得樹立也猶未能高舉遠蹈也
 冷然善飄然自得之意
 六氣陰陽風雨晦明辨變也
 有欲則有用無欲則無已用力而為之則有功無待於用力故無功有作為之迹則有名無待於作為故無名

歸休乎君倒句法猶云君其歸

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鶴鷓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

而休乎。

逕門前路庭堂外地相隔貌

淖約柔軟貌

凝言其德與天為一
 然謂接輿之言非妄

時是也

亂治也
 敝敝猶役也
 無欲故無體故物莫之傷不溺不熱

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蕪乎亂孰敝敝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章甫。殷冠也。
汾陽。魏都也。

堅重也。
瓠落。反廓也。

夫無功無已無名。其似大而無用。而不知善用之。則無用之中。正有逍遙自得之用。故末二段。以曉惠子之說。終焉。

虛。一作墟。墟者。繩絡之也。以繩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結縛用渡。江湖。南人所謂腰舟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齊物論 內篇

嗒焉解體貌。

嗒焉長風聲。

瀉去而聲疾如矢聲。

調調刁刁皆樹木動搖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謔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鳴。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閑閑廣博貌。間間有別貌。炎炎美盛貌。詹詹小貌。

綦者纏綿於心者。密者深藏於心者。密者默運於心者。

厭音暗。如大學所謂厭然之厭。閉也。藏也。

無窮之紛紜。皆起於人我之相對乎。此亦近似矣。而竟不知誰實使我從而是非之也。其執持是非似有真宰爲之主。

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綦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纒纒。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

化死也。

芒昏昧也。成心中有定見之謂。

無成心則無是非。

人有是非之言。非若吹萬之地。籟矣。何者。風之吹止。因乎竅之自然。而初無成心。言者則必先

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及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鷦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

有心所欲言。乃從而論其是非也。鷦音鷦始出卵之音。

本無彼此。在彼不見其為彼。唯自知有己。乃知彼之為彼。物無彼此。而見有彼此。猶惠子所云。方生方死之說。言知有生。方知有死。知有生。死方知有生。本無彼此。更有何是非。因見有是。乃見有非。見有非。乃見有是。耳。亦因是。亦因公是也。

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非因是非。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

蕤梁。檝。柱。以。用。言。厲。與。西。施。以。實。言。恢。大。恠。變。情。詐。怪。異。

得。得。其。環。中。也。幾。幾。於。道。也。因。公。是。已。

亦。因。私。是。也。

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蕤與檝。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

明。誇。示。也。

滑。則。不。執。滯。疑。則。不。自。是。而。本。體。之。明。存。焉。故。曰。禪。聖。人。但。欲。存。此。本。然。之。耀。耳。上。文。言。無。是。非。即。爲。有。言。不。知。與。爭。辨。是。非。之。言。亦。復。相。類。否。乎。

始有對也。其次以爲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

與彼無以異言
無是非者與彼
言有是非者又
無以異矣不若
無無是非之言
故請試言之

眩界也

不論不論其事
不議不議其是

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

非不辯不與人
爭辯是非

因圓也五者本
圓通無滯而必
欲其昭辨常清
伎則轉拘於方
隅矣其弊由於
有知遂墜落邊
際不能得其環
中故必止于其
所不知乃明之
至也
葆藏也
葆光滑疑之類
也

十日之說即莫
若以明之意

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矜。大勇不伎。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脣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

不知便是真知也。

牛羊曰芻。犬豕曰糞。薦草也。蠅蛆蜈蚣也。帶蛇也。

居處食色所嗜各不同。可知天下原無一定之是非。必執己見以自是。安知不如此。如獼猴帶鼠之僻嗜。至人者。黜聰明。忘形骸。故神矣。知有是非。則紛紜而心反芒止。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鳴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獫狁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

於不知則葆光而心常明。

孟浪不精要之貌。徐道讀莽朗。向秀讀漫濶。葵猶惑也。

膾武粉切。凡事相同者曰膾合。蘊積也。弱喪幼年失家者也。

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吾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膾合。置其滑湣。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

斷求也。

竊猶察察也。小見貌。弔詭至怪也。且暮遇之。其言其人之難得也。

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

彼指天。天倪猶天籟也。受衍無窮極也。既和以天倪。則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豈不變衍無盡乎。萬物盡然而不以己意制其宜。故忘我。竟境同。振作於無境也。罔兩影外之陰也。蛇蚺者蛇蜕皮也。蜩翼者蜩甲也。言蛇蜕舊皮。也。蜩新出甲。不知所以其然。獨化而生。蓋無待也。栩栩。喜飛貌。

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養生主 內篇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良

緣。循也。督。中也。六書故云。人身督脈當身之中。貫徹上下。故衣縫當背之中。達上下者。亦謂之督。

砉音翕。騞音暄。桑林。湯樂名。經首。咸池樂章。會音之聚也。

批。開也。肯。骨間也。綮。肉結處。軋。大骨也。

良庖經肯綮者。族庖經大軋者。

躊躇滿志。從容自得也。善刀。拭刀也。

此段發為惡無近刑之義。介獨也。

此段發為善無近名之義。

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

天。天道也。倍背也。

指謂可指而見也。薪喻形。火喻神。

涇。濁也。淡音紙。

若海神名。

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秋水外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

虛。井中之虛也。篤。信之深也。

大理。對曲學小知而言。

尾閭。滄海水之所。在海東。

空。音孔。磬空。小穴也。

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我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礪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

卒衆也。

無故無常也。

覺明也。

不以久之難待而生厭悶之心。不以暫之易過而生跋望之心。短也。

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彘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跋。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

秋水

五〇

倪分界也。

持。蒲侯切。盛也。異便。異便宜也。此勢之有也。此勢之有必然也。

不期精粗不可。以精粗言也。

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小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

秋水

五一

約分之至言約
精粗大小之分
至於絕無可分
乃超於形器之
上者也

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
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
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
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
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
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
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
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
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
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
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
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

梁麗衝城之車

默默乎言不必
多言討論

心以道爲主。嚴
乎若國之有君

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
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驪。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
狴。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
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
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
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皇
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
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
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
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
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
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絲絲乎若祭之有社。

知終始之不可
故不恃其成
知分之無常故
不位乎其形
年不可舉故造
而不問時不可
止故投而不跂

人而果知道則
必達於盈虛消
息之理達於理
則必明乎進退
存亡之權

天在內體立也
人在外用行也
踳踳進退之意

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騾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踳踳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

落絡也。故意也。
命天也。
勿失。勿失天命
也。
憐。羨也。

蓬蓬。風貌。

鱗亦作鱗。踐也。
物為指所按足
所踐則風不吹
使去。

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夔憐。虺。虺。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虺曰。吾以一足。矜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虺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虺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惟聖人

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知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

跗。足背也。還回。順也。奸。井中赤。蟲也。

是非之竟。謂是非。究竟原無是非。

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鉅馳河也。必

躡，蹈也。大皇，天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所登者高也。未成丁之夫曰餘子，行步也。國能，邯鄲中所能之步。口呿，口開也。

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

鷓鴣，鷓鴣之屬。練實，即竹實。

物理人情自可相推。我在濠上而逍遙。而魚在濠下。遂其樂。亦各自得其天者也。

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鷓鴣。子知之乎。夫鷓鴣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鴣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荀子

標註引用書
荀子全書
荀子增注

史記列傳曰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禱祥鄰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勸學

輶與揉通
使曲者直爲矯
使直者曲爲輶
挺直也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輶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輶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

詩小雅小明之
露靖謀共蕃介
助景大也

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

物謂學也

蘭槐。香草。其根爲芷。

凡物強則以爲柱。而在旁。柔則見束而約。念皆其自取也。

疇。與僇同。類也。

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

十駕下。疑脫則。

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滂。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醴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

亦及之一句。箭身。謂云。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騰蛇。龍類。

曹風。尸鳩之鷺。尸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

列子云。瓠巴鼓瑟。鳥舞魚躍。不字。而字誤。數。術也。

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蚍蜉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見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

端讀為喘。微言也。蟻微動也。
禽情。饋獻之物也。
方。傲之。而也。

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矣。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

安語助。

頓。整也。道由也。

禮。禮容。方。大綱。理。條理。致。極致。

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錐殮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

匪交彼交。

一之謂一之於道也。

誦數謂前文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實憤同習也。

四句之字下皆藏於字言其此其於彼也。

不隱不瞽。謹慎其身。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

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

偽為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為字人傍為亦會意字也。疾與嫉同。

道與導同。

枸讀為鈎。曲也。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性惡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櫟，栝蒸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

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也。曰。是不然。是不足以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

失喪本性。故惡也。
朴。質也。資。材也。

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故目明而耳聰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問者曰。

故猶本也。

工人當為陶人。

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埴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

及當作求。

者偽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性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性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

有讀爲又。

當當作臂。

倚偏倚猶傍觀也。

節亦微也。

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善言古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其有辨合其符驗。故坐而言

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槩栝之生爲枸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直木不待槩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槩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問者曰。禮義積僞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

有讀爲又。

義也。辟亦陶埏而生之也。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今將以禮義積僞爲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猶陶埏而生之也。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性也哉。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天非私曾騫孝己。而外衆人也。然而曾騫孝己。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

曾騫。曾參。閔子騫也。
孝已。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
蕭極也。
具父二字恐衍。

質性也。具才能也。

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雖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

術道也。

可以為而不可使為也。

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為也。

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加日懸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堯問於舜曰：人情何

性 區

七六

佚猶引也。

便謂輕巧。

中謂中道。

俗謂從其俗也。習也。

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毋用，析速粹熟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

性 區

七七

傀然大貌。或曰與塊同。獨居貌。

廣自解說。

排楸輔正弓弩之器。

皆周穆王八駿名。

性 區

七八

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楸。則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芻。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驪驪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

謂相順從也。

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汗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性 區

七九

韓非子

史記列傳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好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
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
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
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
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
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
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人或傳其
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
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適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
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
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
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救
之。非已死矣。

標註引用書

韓非子解詁全

書

韓非子翼義

韓非子纂聞

主道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
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名自命也。令
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
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
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彫琢。君無見其
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
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
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
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群臣
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

通篇論君御臣
之術。
物從道生。故曰
始是非因道彰。
故曰紀。
韓非出老子。故
所謂道者虛靜
也。
人君惟虛靜無
為。而羣臣各效
其職。不敢擅權。
而樂蔽其上。此
是一篇要旨。

當作有賢而以
不行。

遷寧同。

人君體道虛靜自守。故道在不可見。用謂道之用。施行無方。故在不可知。虛靜無事。即是謂人君自居闇所。見羣臣疵瑕也。知其言以往。執臣下所陳之言。循之也。以參合變勿更。謂固守斯術也。即下文保吾所以往也。兩包容也。言君總群官不失其柄。則萬物悉兩藏於掌中矣。原尋釋也。

位而處。謬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於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效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不智而爲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而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函。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慎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擅其主。逼其所。人莫不與。

主道

八二

意付度也。柄賞罰也。曰參合。曰稽同。曰同合。意皆同。

行善。行私義也。樹人。立己黨也。

兩增字疑會字。

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奔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

主道

八三

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人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有度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殘

涿郡之方城也。

兵威。魏之兵威也。

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是所謂奉法者弱也。

齊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攻盡陶衛之地。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以加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

內外爲一。掩蔽主明多矣。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之。

能人謂當塗專權之臣。

管子作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能疑私字說私古作人能或作台形似故誤。

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

弊蔽也。

譽謂校定可否。

感當作戚親也。愚智各得其所以持平衡而立也。

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譽法則可也。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鎡錙傅體。不敢弗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強諫。

簡弄也。

要約也。言先王之所守不多端。因法數審賞罰是而已。

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隙。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進退得關其忠。注。關猶用也。單盡也。

遊外二字一作減。管子作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準。水準器。

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衆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

緇黷音通。退也。漢餘也。言餘於禮法之外也。

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厲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孤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彊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

重人。言當塗用事之臣。威權重者。

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刑除也。

事要。謂賞罰二柄也。

訟頌通。不阿。附重人則官業不榮進。

弊蔽也。

干求也。

阿曲也。辟邪也。

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為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

數理也。

一口指法術之士。一國指敵國。

道由也。

不可借功伐者。借分已威權以重其身。上言與主君爵。下言分

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疎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也。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

已威。故云外。外云者。皆對君而言。蒙冒通。乘乖誤。

人主皆能知其國與越不相類。而不知其國今已非其舊國也。一本無主字。或之字誤。

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知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蹟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

程品評也

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

治亂當作治辯

相室謂執政大臣。剖符言授人官也。

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奸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挾愚污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

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事。顯

失佚通用。

所說之心謂人君之心。

周視澤恩渥厚也。

說賤者之事。則謂舉以賣弄我權力也。

史記天官書。凌雜米鹽正義云。

弃其身矣。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己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也。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詘之。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

凌雜交亂也。米鹽細碎也。

內納也。相存之言謂相恤問之謀也。明說能用此計必得聲譽而隱見與彼之所私利者相合。事之危害于國民者。顯論若行此事必罹謗議。而隱見與彼之所私患者相合。概猶格也。謗敵通。

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彊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誅。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汚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母以其難概之也。自勇其斷。則母以

振救也。仕士通。

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母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之辭也。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汚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

繞朝秦大夫事見左傳文公十三年。晉人語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爲聖。後秦竟以其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

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刑。彌子瑕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疎。故諫說談論。

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

人主求法術之心未急於求玉則何以禁下之姦私乎。帝王之璞即法術也。
萌俱通謂游民。

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主之害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然則有道者之不僂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

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勢。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彊。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彊。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

喻老節錄

行久外儲說右
上云凡姦者行
久而成積族湊
通衆多也
故曰老子之語
下傲之
突一作埃寇窗
也

孟子告子篇云
白圭曰丹之治
水也愈於萬丹
白圭名
謂戒細事而遠
大患也

公當作侯
鄭注儀禮膜皮
廣理也考聲云
皮膚內也

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
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
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千
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
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
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
者也。

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
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
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
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
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

湯熨。謂以藥湯
溫病處也。鍼石。
金針石針也。火
齊。謂藥酒。本草
所謂燥劑。
楚辭注。司命。星
名。主知死生屬
書。禹貢云。涇屬
渭。汭。孔傳。遠也。
言司命之所遠
而人無奈何也。

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
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
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
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
扁鵲。已逃秦矣。桓公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
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
曰。聖人蚤從事焉。

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
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
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及公子返晉
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
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亡而齒寒。虞

質的也。

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傳信也。以贈帛爲之。出入關合信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其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者。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

使者。使令之人。大國之卿必富。故人敬之。逆旅之君恐逆旅之父。

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蟻封高一寸。則其下深。必得水。

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必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

中射謂侍御之官。

人之智不亦過乎。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外儲說左上節錄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

本蘭皮似桂而

香狀如楠。桂椒薰木爲之外櫃。

直質也。

顯價也。

馨當作。馨。聚同。

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藉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罄於前。不可

居士有道藝而不仕者之稱。

戲。切肉也。

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重。堅如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戲。然至日晚。必歸饜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慙。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彊者。秦也。然而秦彊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鄧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也。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忠信禮之本故不厭

因詐苟取一時之利失信於民不可再行也

難一節錄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若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

雖有後復莫若城濮大利拔一作威

一本無於字

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也。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

以已通。

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

畔田界，畔狀同。田溝。坻，水中小高地。苦窳，粗惡也。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耆年剛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耆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耆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

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耆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遂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耆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

程，準則也。

道由也

故固通

矜飾也

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戶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

盡死力亦不愛身也

度數。法度計數也。

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為其主者。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戶不葬。

弊蔽通賞罰無所蔽塞也

除治也

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脩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或曰。平公失君道。師

親猶犯也。或曰近也。

襲因也。

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而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爲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

斬既不辜，而又
不辜，是重不辜
也。

弗得，弗得道也。

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且望郤子之得之也。今郤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

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難二節錄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又已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

優人，人主所昵，
故滑稽諷諷。

以事之以字衍。遇猶合也。

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

未字疑衍。

以已通。

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管仲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桓公以

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戶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也。

難勢

慎子名到。戰國人。螾。螳。同。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螳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

以異二字恐倒置。兩已字皆指勢言。

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不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醜而螳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醜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螳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

位者一定之分也。
臧獲。奴婢賤稱。

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未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笞。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

其人指慎子。

無為猶無須也。

一字疑衍。

此語見商子定分篇。

客曰。衍文。

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有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

雖千世一出猶足為比肩隨踵而出也極言其難遇也

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

置驛也。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馬速曰置。步速曰郵。

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甚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

蠹。耶果切。應邵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蠹。

構。木鑽燧。古聖一代之事業。天叙天秩。萬世相因之道。韓非妄謂事曰道。誤矣。

茨。蓬屋也。采。木名。

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麤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

絮聚也。

五 益

一三四

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絮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媿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饒。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

土橐者縣令之資財也。

距鉅通。

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鉅距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

五 益

一三五

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脩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

皆上一本無父母字。

難難得也。

數理也。

樓季。魏文侯之弟。

服役者七十人。而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

不遷時也。

士仕也。

家當作稼。收。收用也。隱逸之士不可收用。故外之。

廉貞之行。俠也。程當作選。

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明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弟兄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

賢能之行。儒也。

非當作罪。即上文離法者罪也。趣當作取。

謁告也。

呂氏春秋。報作執。

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

以已通

廉當作象

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疆

費不欺人之士
者無己不欺於
人之術也

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脩明術之所燭。雖

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庭。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

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貴也。今脩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彊。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

稱舉也行也。

外內稱惡。以待彊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讐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彊也。而衡者事一彊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地。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彊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彊則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

大多也。疏陳也。

成則之則字。作而字看。

外事謂事外交。

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增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於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晉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彊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彊不可責於外。內政之脩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彊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彊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

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彊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皆避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

道由也。

內外二字倒置。故固同。猶言常計也。

解舍謂免徭役。

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主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外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貨財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藉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二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脩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俸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

聚斂之利倍於農種也。耿介。堅確有守也。

為當作偽。遺。忘也。

五官謂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沸靡謂濫費也。

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子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氏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

至極也。謂造詣之不可及也。

誠猶真也。

或中法堯舜。中雜他術。或全反堯舜者。

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賃子而償。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

久塞也。

善一作若。

孟子曰：揚子取
爲我拔一毛而
利天下，不爲也。

之怨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怨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

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名，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鬪，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宣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

幾期也。

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相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

區治趙人善治劍者區姓區音吻口邊也。

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彊。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彊者。磐石不生粟。象人不可使拒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耕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母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知禍。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

吾弗之下當有使字。

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

適然。偶然也。

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諡也。夫諡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

仁義者。故當作仁義之故。故事也。

欲字疑衍。

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搨瘞則寢益。剔首搨瘞。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智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

聚瓦石欲以擊禹也。

端未可與為治也。

新撰諸子鈔終

昭和八年十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

新撰諸子鈔
定價金壹圓



著作權所有

著者 秋月胤繼

東京市麻布區新龍土町十二番地

發行者 吉岡長美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三丁目廿三番地

印刷者 今井一郎

發行所

東京市麻布區新龍土町十二番地

白

林

社

振替東京七一〇八五番

刷印所刷印堂起勇

351
484

終

